

千色千寻



瑛瑛 · 著

QIANSEQIANXUN

原以为，穿越千年，
只为你相知相爱！又怎知，
却只是为了成就你——
千色佛陀！



青春酷语
第七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千色千寻

瑛瑛 · 著

QIANSEQIANXUN

原以为，穿越千年，
只为与你相知相爱！又怎知，穿越千年，
却只是为了成就你——
千色佛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酷语.7/邬锦雯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978 - 7 - 204 - 09374 - 8

I. 青... II. 邬...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565 号

青春酷语(第七辑)

主 编: 珠 雅

责任编辑: 马燕茹

装帧设计: 花 雨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 0471 - 4971950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 710 1/16

印 张: 360 字 数: 27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 - 7 - 204 - 09374 - 8/I · 1882

定 价: 460.00 元(全 20 册)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 未经协议授权,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 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CONTENTS 目录

千色千寻 Thousand Colors

第一章	酡颜巴黎	001
第二章	琥珀和尚	013
第三章	烟紫地宫	025
第四章	炫黑星月	036
第五章	红色牛仔	047
第六章	灰色地带	059
第七章	金碧长安	070
第八章	活色添香	082
第九章	粉红玫瑰	094
第十章	沦陷赫赤	106
第十一章	紫苏薄荷	118
第十二章	绿鬓虬髯	130
第十三章	绝色洛神	142
第十四章	千金碎香	154
第十五章	红与黑色	167
第十六章	绿色抹茶	179

CONTENTS 目录

千色千寻 Thousand Colors Thousand Searches

后记	378
第三十一章 灰袍僧人	362
第三十章 妖娆晕染	350
第二十九章 空谷幽兰	338
第二十八章 经书银镯	326
第二十七章 翠竹引风	315
第二十六章 斜风黄橙	303
第二十五章 绿意明珠	291
第二十四章 幻紫睡莲	278
第二十三章 冷血灰蒙	264
第二十二章 风云色变	252
第二十一章 重温初色	239
第二十章 花嫁喜颜	227
第十九章 旖旎红帐	215
第十八章 漆黑幽暗	203

第一章 酡颜巴黎

法国，中部小镇——诺昂。

羽毛，一片轻柔、精致的羽毛随着煦暖的春日阳光飞旋、飘荡，调皮地穿过诺昂一望无际的乡间小路，虔诚地穿过埋葬着乔治·桑的弥漫着静谧气息的家族墓园，忽而再被风一阵吹送，静静地落在了神秘的石砌窗台上。那紧闭的窗属于一个三层建筑的二楼房间，墨灰的窗帘将里面的光景遮了个严严实实！

春日之光不甘在此吃闭门羹，努力向那黑暗之地挤入了一丝细细的触角。

室内，在光亮的所寻之处，一张巨大的画布隐隐约约地呈现了出来。上面，一片片地涂抹着大片大片的油画色块，色彩瑰丽、浓重、纷呈、交错，令人炫目！看不清楚画了些什么，只隐隐约约地感觉是一幅人体画像。

那一丝光线不甘寂寞，又缓缓地在室内游走着：一双白色的棉质袜子，袜底沾满了油画颜料；一只同样沾染了各种色彩的白色帆布鞋孤零零地歪倒在地，另一个伙伴却不知到哪里去了；牛仔质地的工装背带裤，一只裤脚卷着拖沓在地上，另一只裤脚幸运地趴在床边，不可幸免地沾染了各种颜色；巨大床榻上的浅米色被单还算干净，只是团皱在一起，不成样子；鹅毛被卷成了一个大大的筒形，里面分明地钻出了一头蓬乱的卷发。

卷发的主人——景千寻，此刻正蜷伏在温暖的被中不安稳地睡着。她，有轻微神经衰弱，睡觉时稍有声响便会从梦中惊醒。

不巧的是，一阵尖锐的铃声在空荡的房间蓦然响起，不客气地唤醒了昏睡中的千寻。

蜷在被中的她嘟哝了一声，翻过身，没有想要起来寻找铃声的意思。

“铃铃铃……”电话声似乎很有意志力，持续地响着，挑战着千寻所能忍耐的底线！

“该死！”千寻将头微微抬起，原本就不算大的眼睛半眯着，试图找到打扰她睡眠的罪魁祸首。

电话在哪儿？她的头从微微抬起变成了整个耸起，细长的手臂不得已从被中钻出，加入了寻找的行列。找到了！电话居然跟另外一只失踪的帆布鞋躺在一起，不满地叫嚷



着，宣泄着它躺在一只臭鞋中的委屈。

不耐烦地捞出电话，胡乱按了一番，终于，里面传来了一个男人快要疯狂的吼叫：

“景千寻！你还在睡觉对不对？！”那腔调是非常地道的巴黎口音。

吼这么大声，想把她的耳膜震碎吗？千寻无奈地将电话拿到了距离耳朵十厘米的距离，以保证通完这个电话以后，自己的耳朵还能完好无损。

“十点！十点！你十点钟的列车到巴黎的！现在都九点多了，你居然还在睡觉！天！我为什么要资助你？什么样的画家我找不到？却偏偏挑中了你！自从做了你的资助人以后，我没有挣到过一分钱！反而要天天跟在你后面替你还清信用卡消费，还有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的官司！”千寻的资助人阿让在电话的另一端悲泣着，感叹着自己的遇人不淑。

要说千寻很会花钱，而且花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钱，这还不算很奇怪。最要命的是她最近惹的那场官司——

在千寻住的这二楼之上，长年住着一位印度裔法国人。因为青年时期就移民的关系，这位已经六十多岁的寡居妇人一直还保持着信奉佛教的习俗。上个月，也是这样一个煦阳高照的四月春日，老妇人颤颤巍巍地在三楼的公共阳台上晾床单。大概是心情很好的缘故，一边搭床单一边念念叨叨地颂着佛经。千寻实在是太讨厌她那比唐僧还唠叨的诵经，于是气势汹汹地来到三楼。话也没说一句便将老妇人一脚踹下了楼梯。幸好老妇人身子还算硬朗，没有摔死，但是从今以后就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法院据此判决千寻必须负担老妇人从今以后的所有生活费用！一直到老妇人死去。于是，阿让自然也就当仁不让地开始养活这个跟自己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印度裔老妇人了。心里能不窝火吗？

“今天来巴黎的事情早就说好了，可你居然能给我睡到现在！”阿让火冒三丈的声音一波一波地从电话中传了过来。

千寻终于彻底地从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重又把电话凑回耳边说道：“你再喊下去，我今天就到不了巴黎了。”

“你！”千寻的话倒也有道理，那边气势汹汹地把电话挂断了，以此再次督促着千寻抓紧时间。



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套上鞋袜，随手抓了抓满头乱蓬的卷发，背上阿让上个星期就为她整理齐全的背包，又扒出香水往嘴里喷了喷，好了！向大门冲去。

猛地打开门，被门口站立的人赫然吓了一跳。

是拉夏！隔壁住着的妓女！

“呃，有事吗？我急着出去！”千寻不耐烦地说。

“我，”拉夏迟疑地将一纸袋的手工巧克力递了过来，“谢谢你！我听说了，全楼的人联名想要把我赶出去，只有你不肯签字同意。谢谢，要不然我在这儿恐怕就待不下去了。”明媚动人的眼睛里真诚地闪烁着感谢之情。

“我不签字只不过是我不想签！跟你是谁没关系！我没想要帮助你的。不过，”千寻瞟了一眼拉夏手中的巧克力，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早上还没有吃饭，“你的巧克力我就收下了。谢谢，我必须走了，再见。”说完，一溜烟儿跑了出去，跳上了她的那辆堪称古董的老爷车。

“拜托，一定要发动！”千寻坐在驾驶位置上，闭目凝神，深吸了一口气，发动。老爷车一阵艰难的哼哼唧唧，终于启动了。

“耶！”千寻欢呼一声，沿着诺昂迷人的乡间小路疾驰而去。



车站。

不幸，千寻还是错过了十点的列车。

索性将电话关机，在车站的休息厅坐下，点了一杯一欧元的咖啡。

怪了，在法国你任意找一个咖啡馆都会喝到纯真浓郁、货真价实的研磨咖啡。可是唯独在车站，每个车站休息厅的咖啡居然都是一个味儿，索然、淡寡。

千寻一边喝着索然无味的咖啡，一边嚼着拉夏送的巧克力，冷眼旁观着玻璃窗外来来往往的人们。

窗上清楚地倒映出千寻那张平凡而又脱俗的脸——

修长脸型，尖俏的下巴令人油然而起一阵冰冷的感觉。生长得杂乱无章的眉毛在不算大的眼睛上方横立着。还好，睫毛长而浓密，弥补了眼睛不大的遗憾。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双小眼睛，里面竟闪烁着纯正的漆黑眼眸，那漆黑之中泛着灵慧的光芒，几乎寻不见眼白的踪迹。鼻子不算直挺，甚至有些塌陷，感觉很像爱说谎的“比诺曹”那没有变长以前的鼻子。厚实的唇瓣，此刻在热咖啡的作用下呈现出玫瑰粉的色泽，恐怕是唯一能让人称赞的五官了。脸颊上，深深浅浅地分布了一些调皮的雀斑，不着痕迹地点缀在白得几乎透明的肌肤上。

只见她伸出手拢了拢头发，里面，漂亮得难以形容的耳朵闪现了出来。

是的，这是一对完美的耳朵。精致的、仿佛玉雕一般的耳朵。让人看过之后绝不会忘记的美得摧枯拉朽的耳朵。在常人耳朵上方的圆滑处，呈现着趋于尖形的耳尖。



上面，没有人工的耳洞痕迹，干干净净，完完整整的一对只属于传说中精灵的耳朵！

千寻是一个孤儿。她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大约八岁的时候被一对好心的、膝下无子的法国夫妇收养，带到了巴黎。在这里，千寻接触到了令她一生痴狂的绘画艺术，从此狂热地投入到了绘画技巧的学习中。她原本就有些自闭，从中国来到法国以后，自闭的情况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的改观。法国夫妇为了她能够跟正常的孩子一块玩耍、嬉闹，下了不少的工夫，可惜，一直没什么用处。后来，领养小孩的兴趣慢慢衰减，千寻十八岁之后，他们夫妇两个就不再管千寻了，任由她通过打工继续着绘画的学习。对于千寻来说，这样也好，自己独立过活，不必跟任何旁的人交流、沟通。只要能让她画画，怎么样都可以。

十九岁，千寻从学校退了学，因为感觉学校的教法自己不适应。从此，跟着一批巴黎的落拓艺术家厮混、游荡，参加着一些不起眼的小型画展。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直到在一次巴黎艺术家沙龙里碰到了阿让——富有的艺术资助人。

不晓得是千寻绝无仅有的精灵耳朵吸引了他，抑或是千寻不小心将果酱沾在展出作品上所造成的轰动。总之，从那开始，阿让成为了她经济上的资助人，终于不用再过颠沛的生活，终于有了每一个女孩子都应该拥有的栖息之所。而她，选择了远离城市喧嚣的诺昂作为了自己的暂时栖息地。

今天，阿让之所以那么急切地要让千寻到巴黎，主要是为了让千寻参观明天在卢浮宫举行的“敦煌艺术品展”。卢浮宫的敦煌艺术藏品自然不稀罕了，可是这次却是集合了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等拥有大量敦煌艺术藏品的国家联合举行的展览。其中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壁画以及雕像终于有了一百多年以后再次相见的机会，作为一个身上流淌着中国血液的画家，怎么能错过呢！

“你不要总是画那些没人理解得了的人体了，完全不符合解剖学！既不抽象、也不印象，既不野兽、也不后现代，更别说当代了！你究竟是画给谁看的？你在画画的时候想过与别人交流吗？你会与别人交流吗？你这样封闭在自己的空间里，怎么可能会有人买你的画？我资助了你整整一年了，你还从来没有给我赚过一分钱呢！”阿让咆哮着说道，“这次的‘敦煌藏品艺术展’你必须参观，我有很多客人感兴趣，你去临摹一些，好让我卖给订货的客人！”这，就是千寻此刻必须坐在诺昂车站的休息室里喝着乏味咖啡的原因。

车站里，公式化的播音扬起，下一班赶往巴黎的列车缓缓地驶进车站。千寻收起还没有吃完的巧克力，走进了空荡荡的车厢。

列车，平稳、快速地驶向了巴黎！



巴黎。

迷人的巴黎！浪漫的巴黎！奢侈的巴黎！酩酊的巴黎！

酩酊？

是的。这是千寻走下列车的第一反应。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巴黎了，此刻，黄昏的红色晚霞从天际缠缠绵绵地渲染了整个天空。在泛着红色光芒的阳光折射下，巴黎显露出了红葡萄酒般的色泽。那是一种喝醉酒的美人脸上浮现的色彩，我们把它叫做：酩酊。

坐着巴士来到著名的塞纳河畔，望着河面上闪烁的红色波光，千寻幽幽地笑了出来。

“千寻，千寻？谁给你起的好名字？你究竟要寻找什么？这个冷酷无光的世界，有什么东西值得千回百转地追寻吗？被抛弃的你，还应该寻找什么？希望，根本是不存在的！”

站在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上，想起自己从未得到过一丝关爱的童年，千寻怅然地笑了笑，转身走进了香榭丽舍大道上一个著名的露天咖啡馆。据说，每一届历任的法国总统都会来这个咖啡馆坐坐的。这儿的咖啡可不便宜，六欧元一杯。

浅酌完眼前地道的咖啡后，千寻终于懒洋洋地拿出电话，按住了接通电源的按钮。刚刚开机还不到十秒钟，铃声便尖叫起来，阿让，此刻恐怕都要发狂了！

接通电话，千寻很有经验地把头偏离了十厘米。

“景千寻！你还活着吗？你还知道打开电话吗？”

阿让在电话另一端的吼声之剧，使得整个咖啡馆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满身油彩的千寻。

“我们说好的！今天下午一块儿见见几个巴黎有名的画廊负责人！你居然放我鸽子！”阿让在悲鸣呀！一年多了，花在千寻身上的钱已经多得计算不清了！自己怎么会找到千寻这个如此不配合的画家的？

“我没有赶上十点的车。明天一早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好了，就这样了！”说完，利落地关掉手机，站起身落寞地离开了。



巴黎贫民窟。

这里居住着巴黎一半以上的穷人。



也是许多流浪艺术家创作涂鸦的天堂。

没有遇到阿让之前，千寻就是在这里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但是，她从没觉得苦过。在这里流浪的三年中，是她真正没有一丝孤独的日子。每天，要为了生存、为了艺术所需的各种物资而奔波，夜晚，跟同病相怜的艺术家一起痛快地在地下道里涂鸦，恣意挥洒着桶里的颜料！第二天，仍要想方设法挣到购买颜料、画笔、画布的钱。

此刻，她正站在以前曾经生活过的街区。

熏臭的街道上，废旧的报纸随风飘散到处都是。昏暗的街灯不停地忽暗忽明，闪烁着暧昧不明的意味。一阵激情四溢的厚重喘息声从转角的阴影处传了过来，那里，一对饥渴的男女正在解决着人类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灯光折射在精壮男人光裸的上身，紧绷的线条准确地传递着激情的迸发。依墙而立的女人紧紧地抓着男人的背，涂抹着蔻红指甲的双手紧紧地掐陷在男人厚实的肌肉里，宣泄着肉体的满足。

在巴黎，尤其是在贫民区，性是一件比喝水、吃饭还要稀松平常的事。且发生的地点也没什么限制，大街、餐馆、卫生间、电梯间、办公室、酒吧、舞厅、加油站、电话亭、河岸边、汽车里……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相比较起来，在床上做倒是没什么创意了！

千寻不以为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突然，那个正在奋战的男人伸出手拉住了千寻，涎笑着问道：“有没有兴趣一起玩？”那个满脸潮红的女人也荡笑望着冷然的千寻。

二对一？这两个人没事吧？在大街上干还嫌不够刺激？

一言不发地推开男人粘湿的手，千寻默不作声地向前走去。身后，激情中的男女接着喘息起来。

前面，昏暗的地下道里，以前认识的艺术家朋友正兴奋地在墙壁上涂鸦作画。

千寻走了进去，就像是走进了自己熟悉的家，很快地寒暄过后，抓起地上的颜料桶痛快地往墙壁上挥洒起来！

说起来真是奇怪，千寻自己都感觉更适合过这种流浪的颠沛生活。自己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值得阿让花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资助呢？倒不如让她仍然活在这暗不见底的世界中得好。

天空，此刻已经全部陷入无望的玄黑之中。

那个黄昏时刻迷人的酡颜巴黎，彻彻底底地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阿让的办公室。

千寻颓然地坐在阿让的对面，身上的油彩比昨天的颜色还要更丰富些了。牛仔背带裤的一边背带扣松懈了些，顺着斜肩滑了下来。宽大的T恤衫领口也滑开了去，若隐若现着迷人的雪白。千寻很瘦，瘦到她的锁骨异于常人的突出，她自己还给锁骨起了个有趣的名字：马利亚纳海沟。半年前她曾以此为名，为自己画了一幅裸体的人体画，阿让激动得不能自己，以为这幅画可以买上个好价钱。可是，却被千寻一个不“小心”烧毁了。

这一年以来，不能说千寻没有画出过非凡的作品，只不过，全部都不明原因地损毁或消失了。阿让为此不知道大发雷霆过多少次了。可是，千寻本无意被他资助，在她这种无所谓的心态之下，阿让反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再资助吧，前期花了很多钱了；接着资助吧，这千寻究竟什么时候才真心实意地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跟别人交流呢？难道，她就准备这样画一辈子画，却不给别人看一眼吗？

此刻，戴着一副金边小眼睛的阿让默不作声，发呆地望着眼前沐浴在窗边阳光下独自绽放着如罂粟般致命诱惑力的千寻。她美吗？不。她性感吗？不。可是，她安静时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气息的诡异气质，常常会使凝视着她的阿让激荡，恍惚不已。难道，这就是他一直资助千寻的原因吗？

阿让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商人，他最大的喜好就是搜集中国敦煌的各种壁画、雕像等艺术品。这一次卢浮宫的“敦煌艺术藏品展”着实令他激动了很久，提前半个月就到了诺昂千寻的住处帮她收拾了行囊。因为，他很了解，如果不去帮她收拾的话，千寻很可能连钥匙都忘了带就出门了。

“千寻。”阿让咳嗽了一声，收敛了自己对千寻凝视得有些超出正常范围的眼神，正色道，“那个……”奇怪，他在电话里可以对着千寻唠叨几个小时，可眼下，千寻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尽可以说出对她的各种要求：要求她抓紧时间创作啦，要求她这一次临摹壁画时认真些啦，等等等等。然而，他却唯唯诺诺的，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我知道。下午去卢浮宫，我会认真临摹的。”千寻抬起浓密的睫毛，眯着眼看向阿让，替他说出了想要说的话。

“嗯，这很好。”有些拘谨地抬起手瞄了一眼手表，询问道，“该吃午饭了，一起去吃红酒鹅肝大餐吧？”

红酒鹅肝大餐？很有诱惑力呀！千寻诧异地望着突然大方起来的阿让，浓密的眉毛俏皮地向上挑了挑。

“不了。”直截了当地拒绝之后，千寻站起身，拉上滑落的背带，“下午两点，我会准时到展厅的。”说完，一个转身，消失在阿让的眼中。

凝视着千寻背影的阿让，目光中透射出一股神秘的光芒。



卢浮宫。

站在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形玻璃建筑前，千寻努力地想要寻找《达芬奇密码》中所描述的圣杯踪影。玛丽亚，真的就藏身于这里吗？

身后，一队队的参观人群簇拥着，等待着进入其中参观“敦煌艺术藏品展”。里面看得见最多的居然是日本人。看来，日本人对敦煌艺术的痴狂与崇拜当真要远远大于中国人的。

两点了，千寻从簇拥的人群中挤了进去，身后羡慕的目光一直追随了很远。

的确是该被人羡慕一下的，千寻手里拿的可是阿让费尽心思定购的贵宾券。由于敦煌的壁画年代均已久远，所以每次展览对人数是有严格限制的。以免大量人群的出现造成空气中湿度、酸度对珍贵展品的侵蚀。

走进一号展厅，千寻很快发现了驻足于名为《引路菩萨图》的唐代画作前的阿让。这幅画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现藏于不列颠博物馆。画作描绘了菩萨为亡灵引路升天国的场面，紫云雾中，具有女性美的男性引路菩萨衣饰繁缛华贵，右手执香炉，左手持莲花，脚踩莲朵，飘然而前行。

望着聚精凝神的阿让，千寻没有想要打招呼的意思。独自在这冷凝、肃穆的展厅中穿梭、欣赏着。

展厅里，一幅幅远古遗存的画作，一尊尊年代久远的石雕佛像，诉说着敦煌千百年的衰变。是啊！一代代敦煌人，一朝朝的光影变迁，敦煌就这样傲然独立在沙漠之中，诉说着千古不变的幽情。她曾经辉煌显赫，也曾经落寞萧条，终于，被一个无知、浅薄的王道士发现了她绝美的身影，终于，没能阻止她零落四方的苦楚！

卢浮宫庄严的展厅里，到处都折射着冷冷的光影。然而，已经过千年历变的敦煌艺术品丝毫不逊色，在千年光阴的积淀中绽放着鎏金的神性光芒！

鎏金，那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镀金方法，把溶解在水银里的金子涂刷在银胎或铜胎器物上。同时，也是建造佛寺和修建佛像时常用的上色方法。

千寻被深深震撼了，这些远古的艺术此刻在她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使得她的心，不明原因地快速跳动着。

“大家请跟我来，前面三号展厅里面，展出了非常著名的千色佛陀的雕像。他是大唐盛世西域一位伟大的佛陀，传说他死后，留下的佛指舍利一直庇佑着战乱不断的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人民！”身后，一名身材高挑的法国女导游正在热心地为她所带领的参观团讲解着每一个藏品的故事。

千寻的心突然颤了颤！一股活了二十三年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剧烈心痛袭了上来，心

脏急速地跳动着，汹涌不已。脚下，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参观团走进了仿佛对她有致命魔力的三号展厅。

像个幽灵一般朝向在人群中孑然高耸的佛陀走去，心跳的速度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剧烈了起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催促着她迟疑、害怕的脚步。耳畔，女导游的声音越来越模糊起来——

“由于一百多年前搬运技术落后的原因，千色佛陀的面容已经严重损毁了，尽管我们看不到他的容貌，但是……”

为什么？为什么听不清楚？

千寻拼命地竖起耳朵，想要听清楚她说的话。可是，除了越跳越烈的心跳声，却什么也听不到。仰面望着千色佛陀模糊的面容，一股热泪缓缓流下，在她尖翘的下巴上汇聚成为一个晶莹的水珠，凄然滴落在冰冷的花岗岩地面上，摔得粉身碎骨！

千色佛陀空洞的眼眸中仿佛飞射过一道光芒，将千寻准确地吸附了进去！



千寻眼前一片无望的黑暗！

寻觅着，寻觅着，终于，一道光影闪现眼前，她的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对正在痴缠的人儿。那身影、那面容，看得都不是很清楚！只见他们仿佛相隔了千百年才相遇、重逢一般，纠缠的唇尖抵死地缠绵着，相互吸附着彼此呐喊、索求的灵魂！

亲吻，彼此隔着轻薄的棉袈点燃了最最深沉的欲望；爱抚，双手的温存恰如魔幻的符咒；喘息，羞红了投射而来的光线；黑发，缠绕着光裸圣洁的身体；滚动，惊扰了沉寂的灰尘，它们扬扬洒洒地弥散在空气中，无所遁形；结合，深入而密合，仿佛两人只是为了对方而存在于世！

令人轻颤的暧昧寂静中，男人如远古般的呢喃传了过来：“马利亚纳海沟！这里，是只属于我的马利亚纳海沟！”

什么？黑暗中窥视的千寻听到这句话，顿时煞白了小脸。

马利亚纳海沟？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那个男人会喊着千寻的马利亚纳海沟？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女人为自己的锁骨起名叫马利亚纳海沟吗？

千寻的心跳蓦然停顿了一下，紧接着眼前一黑，向后栽了过去！



“小姐，小姐？”一阵温柔的男声呼唤着千寻，将她带回了依旧冰冷、肃穆的卢浮



宫内，“你没事吧？”

一个黑发、黑眼、白皮肤的意大利男人从身后拥住了摇晃中的千寻，关切地询问着。

千寻终于睁开了盈满激动泪水的双目，紧紧盯着眼前的这个意大利男人！只见她的唇剧烈地颤动着，双手突然拉下了意大利男子的头，踮起脚尖，对准他性感的唇狠狠地吻了过去。

同样是抵死的缠绵，同样是心痛的辗转，千寻沉醉着，为这突如其来的吻的欲望沉醉着！那男子只惊异了一瞬间，很快，血液中意大利人的浪漫天性使他全情地投入在这销魂一吻上。

依旧孑然伫立的千色佛陀仍是模糊着面容，冷眼望着这一切！

“千寻！”阿让的惊呼声唤醒了沉迷的两人。千寻终于收回了自己嫣红、肿胀的嘴唇，擦干了眼角的泪珠。

“阿让，替我准备，我，要去敦煌！”千寻再次仰视着神秘的千色佛陀，坚定地阿让说着。她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会发生她所臆想的一切！而这一切，是不是跟敦煌有关！是不是跟她自己有关！那个同样有着马利亚纳海沟的女人究竟是谁？千色佛陀又是谁？

“什么？”阿让吃惊地扶着滑落的眼镜，显然还没有消化这样的事实。

“我、要、去、敦、煌。”一字一句地说完之后，千寻转过身飞速地离开了这个掌控她心跳的地方。

身后，千色佛陀的唇畔仿佛溢出了一丝不为人察觉的微笑。



戴高乐机场。

背负了一个画夹和一个旅行背包的千寻孤寂地站在熙攘的来往人群中，抬眼望着电子屏幕上的字：巴黎飞往北京，十点五十起飞，法航。

真的要回去吗？回中国？那已经阔别了十多年、印象全无的祖国？

千寻心里此刻正在剧烈地争斗着！一个声音不停地说：回诺昂，回诺昂，回去，回去！抬起犹疑的脚步，想要逃出机场。脑海立刻又浮响起了那个男人魅惑的声音：“马利亚纳海沟？这只属于我的马利亚纳海沟！”顿住脚步，抚了抚嶙峋的锁骨，猛地跺一下脚，向检票口冲了过去。

管他的！回国嘛！总不至于下地狱吧！



甘肃，敦煌。

现代人真是无所不能！几十个小时以前，千寻还站在戴高乐机场犹豫着是否应该回来的问题。此刻，却已身在大漠之中，身在敦煌机场。

一身风尘仆仆的千寻刚下飞机，便激动得左顾右盼着。

眼前，完全不若巴黎的繁荣似锦，被风卷起的沙砾沿着破损的牛仔裤脚飘飞着，打着欢迎的旋。太阳的灼烤下，地面漂浮着感人的水汽，来往的人们和车辆都变了形。外面的世界已经摇曳变迁、飞速发展，这里，却仿佛时光停滞了五十年！

忽然一阵驼铃响过，一个低耸着头的无精打采的骆驼出现在眼前，骆驼的主人——一个黝黑、苍老的老者笑着问道：“小姐要不要去莫高窟呀？”

千寻看向老者，点头道：“要去，你能带我去吗？”

“当然！”说罢，伸出手用力一抽，将千寻拱上了驼背。

千寻第一次坐骆驼呢！心情免不了一阵紧张和兴奋，开始了踏向莫高窟的旅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千寻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骆驼晃晃悠悠地走了这么久也没有到莫高窟，从地图上看，好像还很远的样子！天，早知道她就坐汽车了，只怪她从来不曾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地图还是阿让硬要她带上的，否则她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莫高窟的确切位置。

“老先生，”千寻用那不是很地道的普通话问着。这么多年，她的中文没有全部丢掉就很不错了，只不过现在的千寻只会说不会写，更加不认识汉字了。所以，飞机场标明的旅客须知她没有看，也看不懂，眼下只有这张法文的敦煌地图可以帮忙了！只见她焦急地问着，“这样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到敦煌呀？”

“快了，快了！”老者不急不躁地说着，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对于敦煌的原住民来说是陌生的。他们世代居住在这个名声显赫的城镇上，丝毫没有沾染过外面世界的急进与浮躁。对于千色的焦急，他们是不懂的，也不觉得牵着骆驼走到莫高窟是多么的浪费时间！



就这样，到达莫高窟的时候，这里已经关闭了！

不会吧！就这样骑着骆驼消磨了一天的时光？千色抬眼望着黄昏中的莫高窟，心底里分明地感受到了强烈的吸引。她真想就这样冲进去，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在牵引着她的心跳！



无计可施地垂头踢着脚下的石子，在黄昏的侧影中徘徊着、向往着。

“姑娘，你来了。”一双黝黑的布鞋映入低垂的眼帘，向上望去，鞋的主人——身穿藏蓝色中山装老学究模样的男人正紧紧地盯着千寻，仿佛等了很久的样子。

你来了？好像是对一个约定好在这见面的人说的话。千寻奇异地望着学者，居然着魔般地点了头说道：“嗯，我来了。”

“跟我来。”老者带着千寻，走进了已经关闭的莫高窟。

“咻哒。”随着侧门的门栓扣紧，千寻进入了喧嚣世界的另一面：佛的净土！

走进莫高窟，顺着昏暗的台阶缓缓前行，不停地拐弯、折返之后，学者在一个幽深的洞穴门口停下了脚步。

“姑娘进去吧。”学者尊敬地望着千寻，手指引着洞穴深处——那里，没有丝毫的光亮，充斥着神秘的气息。

千寻却没有迟疑，抬起脚，迈进了黑暗的未知世界。

洞穴之中，满室的壁画在手电的照射下清晰地呈现在了千寻的眼前。走着走着，千寻好像发现了什么，停下脚步，仔细地端详着。

壁画之上，清晰地浮现着一个正在画画的女子。由于年代久远，面容已经大部分剥落了。但是，那双白皙的耳朵跟千寻一模一样的精灵般的耳朵！却清晰地显现于画面之上！千寻惊奇地向后退着，不停地退着。此刻，她才终于感觉到害怕、恐惧，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双眼睛在逼视着自己！

洞穴为什么变得这么长？千寻一边快速地向后退着，一边抚着剧烈的心跳。不对呀，这洞穴方才明明没有这么深的？怎么走了大半天了还走不出去呀？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一个忽明忽暗的亮点出现在了眼前。

走出去，一切都不再相同了。

千寻的身边，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擦身而过，口中喃喃地念着令千寻感到陌生的话语。这是一个没有剃度的女性信徒，盘着高耸入云的唐代发髻，身穿华贵的唐代服饰，走过之处，一股浓郁的沉香扑面而来。

千寻捂着鼻子，赶忙紧走几步，眼前，已不再是黄昏。凶狠的沙漠阳光烘烤着这个佛之圣地。脚踩的高地下方，随处可见的穿着西域、大唐等各族服装的佛教信徒来往穿梭，好不热闹！

猛然回头。身后，黄土一片，哪还有什么洞穴？